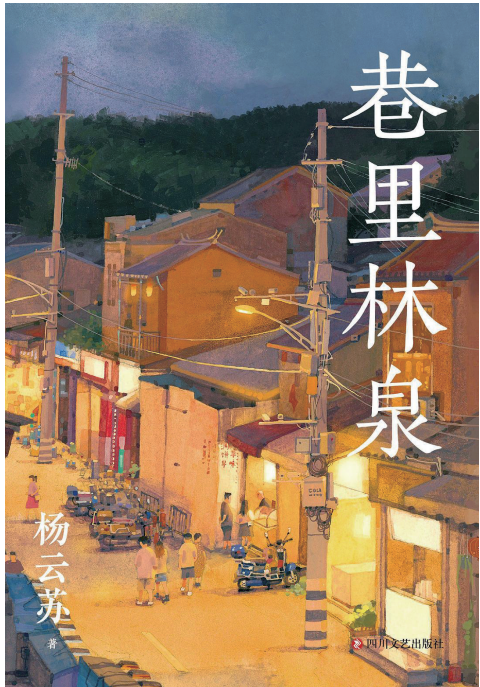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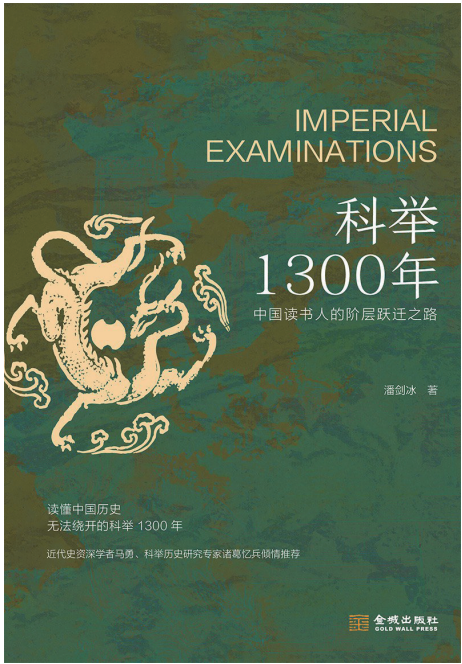
【读书】



《巷里林泉》
杨云苏 著
出版社：四川文艺出版社
出品方：果麦文化
出版时间：2024年10月
ISBN：978754117055



《它们没有脚，但是迹遍天下》
「意大利凡诺·曼库索」著
金佳音 译
出版社：新星出版社
出品方：读库
出版时间：2024年5月
ISBN：978751333618



《科举1300年》
潘剑冰 著
出版社：金城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5年2月
ISBN：9787515526560

细嗅人间 自有林泉

袁文君

《巷里林泉》是一本充满烟火气的散文集。杨云苏用细腻的笔触、风趣的语言，勾勒出寻常巷陌里的日常百态、凡人俗事。这本书最打动我的，是作者笔下的“细”，让人猝不及防，一不小心就坠入其中，看她如何将琐碎日常雕琢成令人心动的瞬间。

《巷里林泉》的动人，在于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洞察和“细”心捕捉。翻遍全书都找不到宏大的叙事，只有爱猫之人、年少的同桌、坐火车的经历、一碗炖肉、一只绿头鸭……都是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人事物，被杨云苏拿来“做文章”，让人忍不住惊呼：“这也能写？”这本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，被忽视的“普通人”，被遗忘的“家常事”，都可以书写，还能写得格外动人。这种对生活细致又精准地捕捉，像一双温柔的手，轻轻擦拭蒙尘的眼镜，带领我们重新发现生活的诗意与光芒，做生活的“有心人”。

作者文字之“细”，得反复咀嚼，才出真味。书中写一个小伙子被洗发水泡沫迷了眼的场景，“慌手慌脚就去拽水壶把儿，结果一下子呲出来一股激流浇得他从头到脸到脖子到前胸全都湿透，白泡沫在头顶上呼地塌掉，也顺着四面八方地流淌，他跟个冰淇淋似的融化了”，寥寥数笔，一个手忙脚乱的男人便活脱脱立在眼前，那份窘态与生动，令人拍手叫绝。

又如“依我们家的说法，凡切咸肉丁肉丝的肉就不能再叫肉，不配，丧失了肉的名誉，被逐出肉门”，看似随意调侃，却巧妙融入了对美味的执念和亲人间的默契与温情。这样的文字，是有温度的。它不故作高深，就是以朴素、直接的方式去触碰我日渐麻木的神经，强势地染上一股温暖的“烟火气”，让人笑着、品着、暖着。

最令人动容的，是那些藏于字里行间的“细”腻情愫。阅读时，我常常前一秒还捧腹大笑，后一秒一抹心酸就涌上心头。作者回忆大伯时，没有浓墨重彩地渲染，而是将思念和柔情融进了细碎日常——大伯做的家常菜、他略显笨拙又严肃的关怀，晚年的一些执拗与可爱。“‘喂，去热一下那个呀……’大伯转身催你，有点急呢。拐棍都举起来了。”那份几乎是孩子气的渴望，让大伯的形象一下子就从平日严肃的外壳下跳脱出来，让人会心一笑，又忍不住心疼大伯；作者写大伯衰老的小腿，“皮肉肌腱筋骨虽然都在，但棱角线条全懈怠了，变成两条含含糊糊的小腿，好像没什么力量，也没什么目标”，那份藏不住的关爱和对岁月流逝的无力，会轻轻刺痛你；还有大伯轻描淡写的道别，“你回去吧。我这儿交通不太方便”，万千不舍都被揉进简短的话语里，平静之下是道不尽的惦念。作者的情感是克制的，被她妥帖地安放在字里行间，隐藏在幽默的缝隙里，犹如“林泉”，在不经意间，在最合适宜处“咕咚咕咚”流出来，在读者心里漾起一圈圈涟漪。

《巷里林泉》这部散文集是对心灵的温暖唤醒，让人愿意放下手机，看看窗外、闻闻饭香。作者用她随身携带的“细”笔，打磨着生活的毛边，也提醒我们，带着热爱生活的心劲儿，加上“细嗅”万物的敏锐感知，即便身居市井，也能觅得一方林泉。

无言的生命奇迹

刘蕊

近年来，得益于城市发展对自然环境的重视，公园越来越多，我越来越喜欢看植物。春夏秋冬，草木花卉，它们如此丰富多彩，很多植物我连名字都不知道。随着我的兴趣逐渐浓厚，“咔嚓”拍几张照或夸几句“真好看”，已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。当我想了解它们更多的时候，《它们没有脚，但是迹遍天下》这样一本植物科普小书，恰逢其时地出现了。

书的作者斯特凡诺·曼库索，是意大利一位声名远扬的科学家。他著作等身，在专业领域斩获无数大奖。这位严谨的学者，下笔却十分轻快、易读。这本小书没有晦涩难懂的术语，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，而是用一个个小故事，讲出那些植物界的趣味往事，对我这样的外行读者十分友好。

书一开篇，作者就提出，植物在地球上扮演的角色被严重低估了，因为人们通常更关注动物，但实际上“没有它们(植物)，我们这些动物根本不可能存在”。作者强调，植物有着全然不同的生命形态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它们是“先驱、逃亡者、幸存者、隐士和时代豪杰”。当翻阅这本书时，我不不断地被这些无声的生命奇迹所触动。

第一个震撼我的故事，是那些历经重大灾难后的“归来者”。1986年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，此后方圆30公里区域清空，数十年禁止任何人进入。放射性物质让植物大量死亡，然而随着辐射影响减弱，仍有植物活了下来，并适应了极其恶劣的环境。后来，这片禁止人类踏入的区域，竟成为前苏联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，连动物都纷纷回来栖息。在文明的发展中，人类总是骄傲于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，但在人为的灾难之下，植物却以看似柔弱的身躯，打赢了一场场夺回生命权的胜仗。

这种无声的坚强与韧劲，还体现在“时空穿梭”的旅行中。公元73年，罗马人攻陷了起义军的一座堡垒。在约1900年之后，考古学家从这座堡垒中挖掘出几颗放在陶土罐里的海枣种子。古老时代的海枣树，原本在数百年前就已消失，而这次考古发现，让科学家们重新激活了这些沉睡快两千年的种子，其中一颗竟真的发了芽。据说，科学家还曾唤醒过一颗来自1300年前的莲子。在植物的世界里，长寿者比比皆是，不论种子还是成熟的草木。与之相比，人类的生命短暂得如昙花一现。读到此处，我不禁感叹自然的神奇，同时又生出一份敬畏之心。

阅读的间隙，我打量着书桌旁的红掌，它的叶片宽大厚实，花朵绽放着明媚的艳红。亮丽的色彩总让人们心生喜爱，这也是植物们独特且有趣的生存“小手段”之一。书中提到在16世纪，番茄传入意大利时还是黄色品种，后来多次变换颜色，人们一直对它心存怀疑，担心有毒。直到它变成红色以后，才慢慢转为食用作物，迎来生存扩张的无忧之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番茄都经历了哪些“盘算”和“计划”，又如何让自己变色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如果我们悉心了解，会发现每一种植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奋斗史，这也是它们存于这个星球上的独特价值。

这是一本两小时就能读完的小书，既妙趣横生，又富有启示。书中最后一句话令我触动不已，它令我想到，在这浩瀚宇宙中，地球如一颗尘埃，却孕育出无数的生命与繁荣。植物亦是如此，在时光的长河中，它们看似渺小而沉默，却热烈地开创了自己的一生，这就是一种奇迹。

书中最后一句话，这样写道：“茫茫宇宙中，生命是极为稀罕的恩典。”深以为然。

书是案头山水

刘年贵

朋友老沈是个旅游达人，全国各地的山水形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前几天，他从三峡归来邀我一聚，娓娓说起长江中游城市的风土人情。令他非常吃惊的是，虽然我从没去过那里，但了解的知识远胜于他。之后，他感慨地说，到底比不上你们读书人。

我微笑着告诉他，正如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说过的：“文章是案头之山水，山水乃地上之文章。”尽管身未抵达，但是心曾远赴。

其实，张潮这两句文阐释了“读万卷书”与“行万里路”之间相辅相成、互为补充的关系。前者强调了理论知识的重要性，通过阅读，我们可以学习前人的经验和智慧，扩展自己的思维边界；后者强调实践和亲身体验的重要性，通过旅行和实际经历，可以丰富人生阅历，拓宽视野。“行万里路”的前提是要“读万卷书”，这样才能知行合一，否则就如那句所讲：“如果不读书，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。”

是个邮差。”

我喜好读书，各种题材的书籍多有涉猎，尤爱诗词。诗词又分为古典诗词和新诗，二者就如文学百花园里的两朵春花，芳香迷人。如朋友老沈的三峡之旅，沿长江从武汉溯流而上至重庆奉节，这条线路串联起很多“诗词胜地”。如围绕江南三大名楼之一黄鹤楼，就产生了一百多首经典诗词，其中我最喜爱毛主席的豪迈与自信之笔——“黄鹤知何去？剩有游人处。把酒酹滔滔，心潮逐浪高！”三峡沿线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，曾经留下李白、杜甫、刘禹锡等诗人的佳作，都是中国文学长河中闪闪发光的星星，耀眼夺目。这些诗词作品摹景生动，读来如身临其境，叙情真挚，令人感同身受，情景交融，自然风景与人文历史相得益彰，岂不是案头的山水吗？

山水无言，却是大自然写在大地上的文

章。赏阅山水，像是品读一本厚重的典籍，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我曾经带着孩子参观岳阳楼，在楼前流畅背诵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而获得免费门票；也曾带着家人造访湖北黄冈的赤壁，探寻苏轼当年留下的足迹，在长江大堤上深情朗诵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；我们还顺着长江一路往东，到达江西九江，领略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描述的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的风景，再辗转到安徽马鞍山采石矶，拜谒李白衣冠冢，寻访他醉酒捞月的传说。

因此，书籍文章与自然山水，都是我的老师，授予我知识，给予我智慧。案头读书，如赏阅灵动的山水秀色，纵有千古横有八荒；游历山水，如品读一部百科全书，每一棵草木都是一枚青葱的汉字。

“案头山水”与“大地文章”，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，充盈了我的人生。

“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”中国古代社会称其为“人生四大喜”。其中，又以“金榜题名时”最为难得。因其难得，从科举制度诞生开始，国人就开始向往“状元”。翻开潘剑冰的《科举1300年》，隐藏在“科举制度”背后无数文人的悲欢交集令人感叹。

《科举1300年》从科举制度的发轫开始讲起，其间经历科举的成熟、巅峰，终于科举的没落。在体量上，用了一章的篇幅讲述明清以前的隋唐科举和宋辽金元时期的科举，其后9章讲述明清两朝科举。作者在参阅诸多回忆录、日记、笔记、杂谈、文集、奏章、小说等史料的基础上，还原历史，用讲故事的方式，化抽象为形象，重新解读尘封已久的科举制度，再现士人群体在科场和官场的人生命运。

提到科举，留给很多读者的印象，可能是来自《儒林外史》里范进中举的疯癫；也可能是来自《聊斋志异》里蒲松龄对八股文的嘲讽；当然，更有可能是来自《孔乙己》里，鲁迅对食古不化的秀才的悲怜。然而，不可否认，在千余年的光阴里，科举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那么落后的。它曾襄助不计其数的读书人走上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道路，从而使得他们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抱负有了施展的舞台。科举的选拔机制，就是中国读书人阶层跃迁之路。科举虽为选拔制度，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儒家经典的普及与教育发展。抛却偏激，回归理性、条分缕析，严谨而不失风趣，潘剑冰以当代人的问题意识重访历史，在科举废墟中打捞出照亮现实的精神火种，把这段漫长的历史写得举重若轻，启人深思。

科举制度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机制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。科举始于隋唐，到清朝时达到顶峰，由此盛极而衰，“中举”有多难，可谓“难于上青天”——“散乱空中千片雪，蒙笼物上一重沙”，白居易为考取进士刻苦攻读读了整整12年，28岁高中，但是口舌生疮，手肘长茧、头发变白，还高度近视，“神童”尚且如此勤苦，何况他人。终唐一朝，进士录取不足7000人，而参加人数超过50万人次，录取率约1.3%。清代科举共开112科，诞生了26848名进士，平均每科差不多中240名进士，也就是说，在清朝260年的历史中，每次科举也就“诞生”百来个进士。

本着追求“比通俗更专业，比专业更通俗”的写作初衷，潘剑冰在解读科举制度的内容时，让历朝举子现身说法，使得这部作品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在归纳总结标题时使用了大量流行词汇，比如“别拿秀才不当干部”“从秀才到举人的长征路”“我是举人我怕谁”“牛气冲天的进士”“状元是怎样炼成的”“翰林院的幸福生活”等，这些标题特别符合现代读者的胃口，让科举历史的讲述别具风味。

书中特别提及了科举舞弊。晚唐诗人温庭筠竟然是“枪王”级别的人物。他曾在考官的严密监视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帮助8位考生完成答卷，实在令人瞠目结舌。另外，诸如在面积极其有限的丝绸上写下10万字，自创“人肉打印机”；买通官吏在监考官伞柄里藏小抄；更有甚者，还将考题用信鸽传出考场，场外有人作答，完成后再将答案传回，各有绝招。当然，科举舞弊后果也常常是致命的。书中也列举清代科场大案，读来惊心动魄。

也有“唯科举论”。书中谈到一个饱受“唯科举论”之苦的典型人物——晚清名臣张荫桓，他官至总理衙门大臣、户部侍郎，多才多艺，诗书画皆能，竟由于不是科举出身，而被当时舆论嘲笑为文盲。因此，科举史上“高龄考生”“屡败屡战”等现象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在中国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，既是寒门士子希望的灯塔，也是个体苦难的渊数；它既推动文化整合，又造就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封闭。它既是一部朝廷选拔人才的历史，也是一部古代读书人的血泪史。

1300年科举制度史中，“状元”屈指可数。科举虽然早已走到尽头，但它唯才是举、机会均等的内核却并未消失。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，愿每个“赶考人”都能在人生的考试中交出满意的答卷，这是《科举1300年》留给读者的思考。

胡胜盼